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库



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及其末路

——马克思存在论革命的当代阐释

吴晓明◎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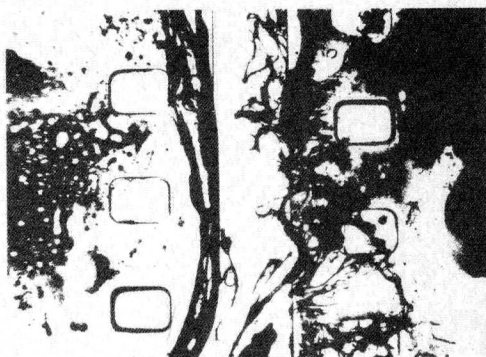
■ 主编
杨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库

DANGDAI MAKESI ZHUYI ZHAXUE YANJIU WENKU

■ 主编
杨耕



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及其末路
——马克思存在论革命的当代阐释

吴晓明◎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及其末路：马克思存在论革命的当代阐释/吴晓明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库)

ISBN 978-7-300-12986-0

I. ①超…

II. ①吴…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0246 号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库

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及其末路

——马克思存在论革命的当代阐释

吴晓明 著

Chaoganxing Shijie de Shenhuaxue jiqi Mol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15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22.25 插页 1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10 000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某些理论以至整个学说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之后，才充分显示出它的内在价值，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马克思哲学产生于 19 世纪，它适应了那个时代，同时又超越了那个特定的时代。一种仅仅适应时代的哲学是不可能高瞻远瞩的。20 世纪的历史运动以及当代哲学的发展困境，使马克思哲学中一些重要理论的内在价值凸现出来，同时又使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和当代意义透显出来了，当代哲学家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的哲学。福柯认为，在现时，研

究历史要想超越由马克思所定义和描写的思想地平线是不可能的。詹姆逊指出，马克思哲学“是我们当今用以恢复自身与存在之间关系的认知方式”，它提供了一种“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德里达断言：我们“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仍旧是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语码而说话”，“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

福柯、詹姆逊、德里达对马克思哲学的评价是真诚而公正的。在当代，无论是用实证主义、结构主义、新托马斯主义，还是用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解构主义乃至现代新儒学来对抗马克思哲学，都注定是苍白无力的。在我看来，这种对抗犹如当年的庞贝城与维苏威火山岩浆的对抗。马克思哲学的确是当代“惟一不可超越的哲学”，仍是我们时代的真理和良心。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当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马克思哲学研究越来越趋于“冷寂”以至衰落。这种观点看到了某种合理的事实，但又把这种合理的事实溶解于不合理的理解之中。同改革开放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全民学哲学”的“盛况”相比，目前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确显得较为冷清，许多人对马克思哲学持一种冷漠、疏远的态度。但是，我不能不指出，改革开放前的哲学繁荣是一种虚假繁荣，是一种受功利主义支配和领导人好恶引导的假性繁荣，其中不乏对马克思哲学肤浅甚至庸俗以及急功近利的运用。而目前所谓的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冷寂”，实际上是人们对马克思哲学本身的一种深刻反思，是对马克思哲学本身的一种学术回归。具体地说，哲学界通过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反思，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反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反思，以及通过对哲学的重新定位完成了这种学术回归。在我看来，正是这三个“批判反思”以及“重新定位”促使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走向成熟。换言之，目前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冷寂”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哲学研究在中国的衰落，相反，它预示着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成熟。

实际上，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并非如同冰炭，不能相融。没有市场经济也就没有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哲学本身就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中产生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逐步确立，马克思正在向我们走来，离我们不是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了。正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我们真正理解了市场经济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是从人的依赖性向人的自由个性过渡的时代，真正理解了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的极端重要性，真正理解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真实含义……一句话，马克思哲学仍具有“令人震撼的空间感”。同时，当代中国的市场化又是同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交织在一起，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的，可谓史无前例，它必然引发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哲学问题，必然为我们重读、重估马克思哲学提供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和思维空间。

正因为如此，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委托，我主持编写了这套“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库”。

首批列入这套文库的有12部著作，即孙正聿教授的《解放的哲学——马克思哲学观的当代阐释》，王南湜教授等的《后主体性哲学的视域——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杨耕教授的《与马克思相遇——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张一兵教授等的《神会马克思——马克思哲学原生态的当代阐释》，吴晓明教授的《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及其末路——马克思存在论革命的当代阐释》，张曙光教授的《现代性与人的命运——马克思生存论的当代阐释》，欧阳康教授等的《在思想激荡与现实变革之间——马克思实践观的当代阐释》，俞吾金教授的《权力诠释学——马克思解释理论的当代阐释》，贺来教授的《辩证法的生存论基础——马克思辩证法的当代阐释》，丰子义教授的《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陈学明教授的《坚定地出场——西方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当代功能》，衣俊卿教授的《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

从这些著作的作者来看，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这是一个特殊的学术群体，他们基本上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上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个“解冻”的年代走进大学校园，而后又取得博士学位，被评为

教授。他们基本上都经历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天灾人祸”，而他们的学术生涯又是同改革开放的历程联系在一起的，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使这些作者对社会、人生以及马克思哲学有了独特而深刻的体认。实际上，经历本身就是一笔财富。

从这些著作的内容看，它们分别涉及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生存论、实践论、认识论等，显示出不同的理论内容和理论视角，犹如一曲由不同和弦构成的交响。我不能说这些著作已达高屋建瓴，但它们也绝不是浅滩上的漫步。相反，这些著作是作者们 20 年来上下求索、深刻反思的结果，是他们哲学研究的心灵写照和诚实纪录。这里，作者们力图“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这使我不禁想起了黑格尔的一句名言：熟知并非真知。

我并不认为这些著作完全恢复了马克思哲学的“本来面目”，这些解释完全符合马克思哲学的“文本”，因为我深知解释学的合理性，深知这些著作受到作者本人的知识结构、哲学修养以及价值观念的制约。而且从时间上看，马克思离我们的时代越远，对他认识的分歧也就越大，就像行人远去，越远越难辨认一样。所以，我并不否认这套文库存在着缺陷、成见或错误。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我们将不断追求完善，但我们永远达不到完善。“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而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马克思语）

杨 耕

2004 年 4 月 30 日于北京

目 录

绪 论	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与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破产.....	1
第 一 章	现代形而上学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完成及其瓦解	18
	第一节 德国唯心主义的“自我意识”和 “思有同一”	18
	第二节 黑格尔哲学的解体：施特劳斯和鲍威尔	38
	第三节 费尔巴哈对宗教神学和黑格尔 哲学的批判	49
第 二 章	费尔巴哈的哲学“总问题”与马克思	82
	第一节 费尔巴哈对一般哲学的批判	82
	第二节 费尔巴哈的“感性”与超感性 世界的对立	101
	第三节 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在思想史上 的本质联系	122

第 三 章	马克思在存在论中所实现的根本变革 ·····	144
	第一节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全部形而上学的终结·····	144
	第二节 内在性之瓦解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境域·····	157
	第三节 马克思实践学说的本体论意义·····	172
第 四 章	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及其当代意义 ·····	195
	第一节 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	195
	第二节 马克思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	214
	第三节 马克思对主体哲学的批判与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228
	第四节 重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性质与意义·····	244
第 五 章	存在论变革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 ·····	263
	第一节 社会现实的发现·····	264
	第二节 总体性的观点·····	273
	第三节 具体化的路径与实行·····	281
第 六 章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论立场的批判性探讨 ·····	291
	第一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论视域的初始定向·····	291
	第二节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存在论基础·····	302
	第三节 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及其存在论主张·····	313
	第四节 阿多诺对“概念帝国主义”的抨击及其存在论视域·····	331

绪 论

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与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破产

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首先是——并且归根到底是——存在论（ontology，或译本体论）性质的。正是这一深刻的存在论革命意味着——并且标志着——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破产。然而，这样一场对于整个哲学来说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存在论革命，却很少得到切近的理解和真实的估价。它往往只是在现成观念的无内容的形式上，甚至只是在纯粹的辞令上被加以理解和讨论。既有的哲学“因素”，诸如唯物主义或辩证法、实证科学或革命意志、费尔巴哈或黑格尔，以及它们之间按各种比例配制的混合物，据说就如此这般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基础。由此

而来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这样的争论并非没有成果而且总具有它的“实际意义”，但却依然是表面的。更加重要的是：当这样的争论实际上局限于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范围之内时，马克思的哲学存在论也就先行地被理解为这种神话学的一部分了。就最终的论断方式来说，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是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领袖也是如此。不过这种情形反过来却印证了由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所引导的基本见解之一，即：除非具有超感性神话性质的现代世界本身实际地发生解体，否则的话，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就不可能真正垮台。

—

1943年，海德格尔郑重其事并且颇费周章地阐释了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他说，在尼采的思想中，“上帝”是被用来表示超感性世界的，亦即是被用来表示理念和理想领域的名称。从源头上说，自柏拉图以来，这一超感性领域就被当作真实的和真正现实的世界（形而上学世界），而与之相应的感性世界则是尘世的、易变的，因而是完全表面的、非现实的世界（宽泛意义上的物理世界）。因此，“‘上帝死了’这句话意味着：超感性世界没有作用力了。它没有任何生命力了。形而上学终结了，对尼采来说，就是被理解为柏拉图主义的西方哲学终结了。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看作对形而上学的反动，就他言，也就是对柏拉图主义的反动”^①。

海德格尔的这一辨析无疑是非常正确的，甚至可以说是独具只眼的。因为这里所说的“上帝死了”一事，确实与“不信仰上帝”的种种空洞的意见并无共同之处，而是牵扯到我们用“形而上学”这个名称来表示的存在者整体的基本结构（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的区分，以及前者为后者所规定、所包含），牵扯到形而上学的这样一种历史命运——超感性世界如何必然丧失其构造力量而成为虚无的。“我们把超感性领域的这种本质性崩塌称为超感性领域的腐烂（Verwesung）。 ”^② 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自笛卡儿创制现代形而上学以来，首先体会到

① 《海德格尔选集》，下卷，771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

② 同上书，775页。

超感性世界之本质性崩塌并把它道说出来的是费尔巴哈。这个补充的要点完全不在乎所谓理论优先权的无关紧要的争议，其要点在于：费尔巴哈对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首度发难不仅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而且也同样启发了尼采。如果遗忘了这一点，就会在错估费尔巴哈意义的同时，匆匆地越过马克思，越过马克思曾经开展出存在论深刻变革的整个区域。阿尔都塞指证说，费尔巴哈哲学及其内在矛盾“引起了一个参与了历史并产生了令人不安的效果的作用，有的是直接的（对马克思和他的朋友的影响），有些是延迟的（对尼采、现象学、某种现代神学，甚至是从它派生出来的新的‘《圣经》注释’哲学的影响）”^①。

对于费尔巴哈来说，超感性世界的直接领域就是宗教神学（即宗教反思）。在神学中，上帝的本质正就意味着超感性领域的目标设定，意味着这种目标设定从外部规定着并且掌握了感性的尘世生活。费尔巴哈把这样一种关于存在者整体的观念指认为“异化”。因为在他看来，神学的秘密无非是人本学（即宗教真理）；而在宗教的人本学批判中，上帝的本质归根到底乃是“人自己的人的本质”。不仅如此，费尔巴哈还以完全类似的方式批判了哲学即形而上学本身。在他看来，黑格尔哲学、思辨哲学、近代哲学乃至整个哲学，都在本质上包含着与宗教神学相同的异化形式，亦即以建立超感性世界作为真正的奠基，通过不断巩固和推进它对于感性世界的优先权和统治权来设定存在者整体的基本结构。因此，对于费尔巴哈来说，哲学和神学虽然形式上有差别，但两者都是完备的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在这个主题上，正是费尔巴哈首先使对整个哲学（或一般形而上学）的批判课题化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指认费尔巴哈的第一项“伟大功绩”就在于：“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②。

① 阿尔都塞：《黑格尔的幽灵》，358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3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不难理解，为了彻底颠覆整个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费尔巴哈在存在论方面突出地强调了“感性”，并使之与超感性世界对立起来。这样的对立最为充分地体现为“感性”和“绝对精神”的对立，亦即“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感性的事物）与“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思辨的思维）之间的对立。然而，在费尔巴哈那里，黑格尔哲学乃意味着整个近代哲学的完成，意味着一般哲学一形而上学之本质的实现，意味着柏拉图主义传统之奥秘的最终显现，因此，“感性”同“绝对精神”的对立就不止于这一新原则同黑格尔哲学的对立，而是它同整个近代哲学，同一般哲学一形而上学，同柏拉图主义的对立。归根到底，绝对精神无非是整个近代哲学乃至一般哲学之完成了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不过是在哲学中得到复活的神学之已死的精神，即“幽灵”。就此而言，“超感性世界”既是神学的本质，又是一般哲学一形而上学的本质；对于费尔巴哈的哲学批判来说，毋宁更恰当地把它理解为哲学中的神学本质。

因此之故，费尔巴哈试图在存在论上予以阐释的新原则——感性，初始地来说并且就其一般指向来说，是同先前处于哲学一形而上学中并由之而规定的“感性”相当不同的东西。毋宁说，它一开始就力图表明自身是与超感性世界相对立的东西，因而是与整个哲学的神学本质相对立的东西。在此意义上，费尔巴哈的感性——它意欲重新领会和设定存在者整体——与超感性世界的对立，就不是一种哲学之内部的对立；毋宁说，它倒更应当被看作是哲学同其“反面”的对立，是哲学同“非哲学”的对立。“因此哲学不应当从自身开始，而应当从它的反面、从非哲学开始。我们中间这个与思维有别的、非哲学的、绝对反经院哲学的本质，乃是感觉主义的原则。”^①总而言之，对于费尔巴哈来说，“感性”这个新原则并不是与某种哲学的后果发生片面的矛盾，而是与一般哲学（作为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的前提发生全面的矛盾。如果说黑格尔的逻辑学本质上“就是一般哲学的开端”，那么上述所谓全面的矛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1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盾就表现为：“存在”（逻辑学所理解的一般存在）的真正对立面并不是“无有”（非存在），而是“感性的具体的存在”。^①于是，费尔巴哈试图从根本上超出一般哲学一形而上学的本质并与之形成决定性对立的出发点，在这样一个存在论命题中得到表述：“感性存在否定逻辑上的存在”。

在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神学与哲学——中，真正的感性是被完全扼杀的，正像它在哲学中的那种徒有其表的名称不过意味着它已被先行阉割的命运一样（被理智地抽象化、形式化，或被作为本身没有真理性的环节而加以扬弃等等）。费尔巴哈把事情翻转过来了，他把感性置于王座的地位。“它不仅人的感觉的本质，而且是自然和肉体实存的本质。对于费尔巴哈来说，按照费舍的一个说明，感觉是迄今为止被轻视的第三等级，他把它提高到一个全面的意义；与此相反，黑格尔却赞美思维，说它失去了视和听。”^②黑格尔对感性的这种贬抑使我们想起了德谟克利特（他和苏格拉底及柏拉图几乎是同时代人）：这位哲学家兼实证科学家在人类知识的真理性问题上陷入了深刻的矛盾之中；终于，他弄瞎了自己的眼睛，以便让其心灵的“眼睛”能够更透彻地看清事物的本质。这或许是一则关于哲学一形而上学之命运的寓言——它讲述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是如何在其开端设定超感性世界及其优越性和统治权的，以及这种设定又会以何种方式在近代哲学的完成形式中获得其最终的总结。

于是我们看到，费尔巴哈以非凡的勇气和果敢向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宣布了无情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费尔巴哈的存在论纲领就是“感性”：实在性之唯一的和真正的领域就是感性，换言之，只有感性才是实在性——这是一个可以“用我们的鲜血来打图章担保的真理”。真实的存在仅仅源自感性，因为某物的实存是以感性的方式显现，并因而是为感觉所证明的，它不能通过思维、臆想或单纯表象而得到证明。^③存在的

① 参看《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63～64页。

② 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102页，北京，三联书店，2006。

③ 参看《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154～159页。

秘密并不显示给普遍者的思维，而是显示给感性的直观、感觉和爱（情欲）；因而真实的存在“就是感性的存在，直观的存在，感觉的存在，爱的存在”^①。

这确实是一个尝试颠覆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巨大的图谋，然而这个图谋的实施却所得甚微（特别是就其宏伟的抱负而言），整个具有反叛性质的存在论纲领最终几乎全部落空了。于是，试图进一步推动这场颠覆性运动的变革者便开始追问：为什么费尔巴哈所提供的强大推动力对他本人却毫无结果呢？这个检讨性的问题在指认费尔巴哈失败的同时已经把他置放到先驱者的位置上了。重要的是，这个位置是由时代的立场确定的：尽管“与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小多了”，然而，“认为人们能够乘坐一种已死的精神的高头大马越过 19 世纪的‘唯物主义’却是一种错误。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理神学的感性化和有限化绝对是我们如今所有人——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处身于其上的时代立场”^②。

二

费尔巴哈哲学的最终失败，用恩格斯的话来说，突出地表现为这样一种状况，即：就其没有离开哲学—形而上学这一基地而言，它只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支脉。^③ 这意味着，费尔巴哈对哲学—形而上学之颠覆性的反叛（“颠倒”），最终是返回到形而上学的本质中去了。换句话说，在费尔巴哈那里，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再度主宰了这种神话学之最遥远的对立面。这种情形与海德格尔所述之尼采的命运是十分的类似的：“作为单纯的反动，尼采的哲学必然如同所有的‘反……’（Anti-）一样，还拘执于它所反对的东西的本质之中。作为对形而上学的单纯颠倒，尼采对于形而上学的反动绝望地陷入形而上学中去了，而且情形是，这种形而上学实际上并没有自绝于它的本质，并且作为形而上学，它从来就不能思考自己的本质。”^④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167～168 页。

② 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108 页。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 版，第 4 卷，241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④ 《海德格尔选集》，下卷，771 页。

与此命运相类似的恐怕还要包括施蒂纳、克尔恺郭尔等等，而这样一种命运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

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发生在费尔巴哈的失败之际，并且也发生在施蒂纳的失败之际。施蒂纳指证了费尔巴哈的失败，但同时却只是补充了并且极其迅速地再度经历了费尔巴哈的失败。问题的核心在于：费尔巴哈的“感性”只是与思辨唯心主义的超感性世界处于外在的对立中，就像施蒂纳以最极端的方式“超出了”精神的历史但却以漫画的方式详尽地再现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构思一样。在征讨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整个进程中，特别是在其初始的步伐中，感性领域的凸显并由之构成与超感性领域的对立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正确的。但这里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困难，即只要感性领域仅仅被领会为超感性领域之极端的对立面，那么，感性领域也就是由它的对立面来规定的了。“而随着这样一种对它的对立面的贬降，感性领域却背弃了它自己的本质。对超感性领域的废黜同样也消除了纯粹感性领域，从而也消除了感性与超感性之区分。”^①事实上，费尔巴哈也一般地懂得这一点，在他看来，现实的人不仅是感性的（感性生活），而且是有意识的和能思维的（作为类本质的类意识）。他甚至在著名的“高卢—日耳曼”公式中把感觉与理智的统一提到了原则高度上。

那么，费尔巴哈所越不过的那个界限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大略言之，“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正是所涉之道路的未曾真正开启，使得这位哲学家知变却不知变法；而哲学变革在思想方面的要义无非是，归于“道路”并从而辨明之、开启之（海德格尔的《什么是哲学》^②说明了这一点）。由于费尔巴哈的“感性”只是与超感性世界处于抽象的外部对立中，所以虽然它如此尖锐和极端地抗议并袭击了超感性领域，却并没有形成一条能够使之实质性破裂的道路，相反却仍停顿滞留于同样的神话学怀抱里。马克思在反驳鲍威尔对费尔巴哈“感性”的攻

① 《海德格尔选集》，下卷，763页。

② 参看《海德格尔选集》，上卷，588~607页。

讨时，同样谈到了“费尔巴哈的失败的尝试”——一种想要“跳出意识形态”（即跳出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尝试，谈到了“费尔巴哈用以承认感性的那种极端有限的方法”^①。因此，“费尔巴哈的错误不在于他使眼前的东西即感性外观从属于通过对感性事实作比较精确的研究而确认的感性现实，而在于他要是不用哲学家的‘眼睛’，就是说，要是不戴哲学家的‘眼镜’来观察感性，最终会对感性束手无策”^②。这意思是说，费尔巴哈确认感性的那种极端有限的方法，使他最终不得不以实质上是超感性的方式即哲学一形而上学的方式来理解和谈论感性本身。

这里出现的正是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根本区别，而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在某种确定的意义上正是从这个决定性的区别发端的。体现这种区别之最关乎本质同时也是最为简要的概念表述是：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和马克思的“感性活动”（即“实践”）。^③它们标识并且确定着关于存在者整体之领会的核心，因而是彻头彻尾的存在论定向，并因而是全部所谓“基础问题”围绕着旋转的枢轴。然而，如此紧要的——甚至是性命攸关的——存在论“概念”却往往只是在相当浮泛的表面上、在某些较为遥远的所谓思想领域或理论后果方面被加以讨论，而很少深入到其作为存在者整体之基本结构的定向本身之中，也就是说，遗忘或疏远了它们实际上最为切近的存在论主题，并从而使其重大的意义陷于晦暗之中。由此而来的结果是，马克思哲学的“费尔巴哈起源”抑或“黑格尔主义传统”成为聚讼纷纭的领域，马克思的“实践”纲领遭遇到严重的——从结果方面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歪曲（以普列汉诺夫和卢卡奇为两个极端的代表）。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对于马克思哲学之各式各样的当代误解也就不足为奇了。

就存在论的根基而言，问题的核心之点涉及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即意识的内在性，涉及这一基本建制之被保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6页注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③ 参看上书，54、77～78页。